

把瀕危語言 搶救成爲生活語言

危機言語の救済と生活言語化

Saving Endangered Aboriginal Languages by Transforming Them into Daily Languages

林修澈 (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主持人 政大名譽教授)

台灣是一個多語言並存通行的社會，大家已經習慣用幾種語言交互使用。我們在戰前戰後先後經歷過兩種國語的文明開化，用來做吸收知識與對外溝通的語言，只是戰後國語伴隨都市化與新詞彙倍增產生，影響力更不可同日而語。吸收知識，是指看書、看電視。對外溝通，是指上學上班上街（購物）。

目前社會的語言環境是，年長者在「私領域用土語，公領域用國語」，年少者的「領域」不分「公私」，都使用國語，只不過不時摻入一些台語詞彙，有些保留台語發音，有些改用國語發音。

台語的處境如此，客語的處境更是艱辛，至於原語（原住民族語言）更是淪落到已經無以為繼的地步，掉入「瀕危」的深淵。

族語必須是生活語言

現在的兒童，幾乎都以「戰後國語」（Mandarin）做爲生活語言，而本身的本土語言都退到第二語言的地位。都市如此，鄉村如



此，部落也不例外，族語已經是部落兒童的陌生語言。聽得懂已經不容易，說則更困難。聽與說，都不是指幾個詞彙，而是指整句話，更是指可以自由應對。不能自由使用的語言，就不是「生活語言」。

「生活語言」不同於「考試語言」。我們多年學習的英語，可以說是「考試語言」。英語首先用來考試，學得好更進一步吸收新知，看英語新聞或「原文書」（用英語寫的各學科

的課本）。學英語的我們，固然獲益良多，但是我們絕對不是傳承英語的人，因為英語不是我們在生活中使用的語言。

用英語來看族語。現在的族語教學與族語認證考試，只達到個別詞彙，最多幾個句子的辨識。這些都不與個人的生活連結在一起，距離營造「生活裡的語言」還很遙遠。

師徒制，族語延續的強心劑

族語師徒制，相當於語言補習班的密集班。師與徒，都是支領薪水，每天上課8小時。師與徒，每個上課日都是形影不離地生活在一起，在教室在市場在祭典在種菜。徒弟所學到的語言，不只是課本上的，更是生活上的。用流行的話來說，「不只是了解語言，更了解到語言背後的文化」。只有這種「出師」的徒弟，才可以說具有回復到「前國語時代」的語言環境的可能性。這種「公費出師」的人，政府將來是要委以重任的，成爲族語的教師、族語的牧師。

族語的說與寫

族語的生存，是靠說，不是靠寫。族語在它盛行的時代，大家都說，沒有人會寫。事實上，文字（族語的衣服）只有收藏在聖經族語翻譯本裡，只有幾個人會用。因此，族語聚會所、族語家庭、族語營隊，我們都只鼓勵說，不希望教寫。

但是師徒制不同，聽與說之後，緊隨著要求讀與寫。因為透過文字的系統教學，對於語言

師徒制的經營，如果得體成功，任何族語，當然以瀕危語言爲核心，就有年少者傳人。模式可以擴大，人才可以複製，就有條件可以營造生活語言的環境。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」與「國家語言法」的陸續通過，已經確保國家保護本土語言的政策與充分的財源。



的認識，才能夠全面、體系、深刻。事實上學校內的教學也無法脫離文字學習。學徒是職業性的訓練，不能任意隨興。

營造以族語爲生活語言的環境

能自由使用族語的年長者，他們往往是多語人，可以自由使用兩三種語言。在各種語言市場裡，強勢語言居優勢，對多數人來說，國語台語均是，對賽夏族來說，客語也是，對拉族卡族而言，布農語也是。總之，弱勢語言的生存，最好是擁有很多單語人，他們別無選擇，只能使用一種語言。可惜這種人不多，並且年齡偏高。年長者相處，如果可以用、但不常用本族語，本族語便很難有其生存環境。不過這種環境還可以設法營造，

如族語聚會所。倒是不少族語課本編輯委員表示，政大的編輯會議使同族委員相聚一處，用族語討論族語的用詞造句，實屬不可多得的機會，就是在部落也難出現。年少者如果不先學懂族語，對於年長者相聚的生活語言的環境，自然無法加入，更遑論繼續經營。

搶救族語，端看是否有心

師徒制的經營，如果得體成功，任何族語，當然以瀕危語言爲核心，就有年少者傳人。模式可以擴大，人才可以複製，就有條件可以營造生活語言的環境。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」與「國家語言法」的陸續通過，已經確保國家保護本土語言的政策與充分的財源。在這樣良好的條件下，族語能否搶救，端看是否有心。◆